



耳鼻喉科副教授
張昭明

回憶在美實習醫師生涯

我又挨電了

在我診所的牆壁上掛著一個不太顯眼的鏡框，裏面放著一張小小的也是不太引人注意的獎狀，上面寫著：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Chau-Ming Chang, M.D.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best Intern for 1973

爲了這一份榮譽，害得我整整挨了一年的“電”。

“電”，對於在醫學院唸書的學生而言，是很難跑得開的一場難堪。如果挨“電”以後，能夠改頭換面，發奮用功，日後就愜意多了。爲人師者如我，最喜歡“電”學生（並非虐待狂），越是挨我電的人，腦筋才會開朗。一旦我停止“電”學生的時候，那就很悲哀了。在美一年中，我就是火光閃閃的“電”光中挨過來。底下是美國的“電”法以及身歷其境的種種。

去年七月十六日，我第一天上班

，Dr. Bhorade（Director of Medical Education）給我做了 interview，他一開頭就問我，身爲 ENT 副教授的我，爲什麼來美做 Intern？是來淘金，非也。“I want to review the basic medical knowledge all over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system of medical education”。我這堂而皇之的回答，換來了他的嚴肅且毫不客氣的訓話。他說：“OK！從今天起，你就是本院正式的 Intern！你既然有心重新複習基本醫學知識，我絕對不會令你失望。我會常常監督你，同時你也要不斷用功讀書，隨時來應付我給你的難題”。起初，我以爲這是一般的官僚作風，顯顯他這 Director 的威風而已。日後我才真正嚐到比別的 Interns 還難受的苦。

最初的一個月，我被派在內科分枝的老人科，工作相當輕鬆，每天負責靜脈注射與最普通的例行工作，我

就利用這一段空閒時間，死啃十幾年來未曾摸過的內科書。Dr. Bhorade 很少見到面，我就認定他只是一隻紙老虎。

我們醫院的全體 House staffs，每天都有 lectures、conferences、seminars、journal clubs 以及 movies（但願是 x-rated movies）。剛到美國，英文很難順耳。因此，台上的人講沒幾句，我已經在與周公下圍棋了。有一天，Dr. Bhorade 請我去講話，我不曉得他發什麼神氣。一開口他就說：「Dr. Chang！You're always sleeping in the conference」。在佬美前，你錯就該認錯。我說所有的 Conferences 之內容，聽都聽不懂，根本引不起興趣，只好找老周去了。他告訴我，以後所有的 Conferences 之題目，事前通知我們，讓我們有個準備，這樣，就不會沒有興趣的。果然，我的興趣大增，幾乎每會必到，獲益非淺。

我們實習階段，每個月由 Director 指派二、三位 Preceptors 負責教育與考核。他們也是我們將來申請工作時，給我們寫推荐信醫師。如果他們認為你的工作，很令人稱心，將來會有很好的工作機會，等著你。

我的 Preceptor 是 Dr. Shapiro，他是七十幾歲的猶太籍醫師，是糖尿病專家。我在他底下接受兩個月的內科教育。他對我的結語是：You learn nothing but the long hippie hair。不過，在年終考績上，他給我最高的分數。

內科兩個月的訓練結束後，美國

人常患的內科病，幾乎都曾碰到過。因此，新住院病人一到我的病房，從 History taking 到 Physical examination，樣樣都很順手，不再徬徨失措，畏首畏尾，從當初的「How many times did you go to toilet for urination and defecation？」到目前的「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ad pipi and pupu？」（pipi 者小便也，pupu 者大便之謂也，欲赴美進修者，須記牢之。）其進步之神速，連我自己也幾乎不相信。Defecation 與 Urination 本身並沒有錯，但是一般佬美並不熟悉這兩個字。因此，等你問完了自以為頭頭是道的「大小便一天共幾次」，病人乾瞪眼瞧著你，的確令人下不了台。當問病人有無腹痛時，很少用到 Abdominal pain 這字眼，多數用「Does it hurt in your stomach？」。一天之內，新住院病人平均有 5 至 6 名，最高曾到 29 名。如果病人不曉得你在問什麼問題，豈不浪費精神與時間？

從第三個月開始，一連半年我都在外科，那才是真正痛苦的開始。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半吃早餐，七點進開刀房，刷手當助手。運氣好的話，可以趕上午餐，運氣不好的話，連晚餐都吃不到。美國不像在台灣，隨時可以外出吃點心宵夜。一方面要顧及治安問題，另一方面醫院附近沒有小吃店，所以只好餓著肚皮回宿舍，喝水去。

在外科的最初二個月，一下班立即回宿舍，迫不及待爬上牀睡大覺。

到午夜十二點起牀洗澡洗衣，看一點書，清晨二、三點再回到牀上。這六個月當中，總共失去十公斤體重。

在漫長的外科生涯中，看到很多各種不同的大小之開刀，也學會了不少基本外科技術，充實了自己的外科手腕。在美國當耳鼻喉科第一年住院醫師，其先決條件是需要一年的外科經驗才夠格。將來想當耳鼻喉科醫師的各位同學，最好這樣做，在時間上並沒有損失。我在外科損失 10 公斤體重的代價是，外科 C R 在考核表上寫下了下面幾句話：守時、從無怨言、肯學肯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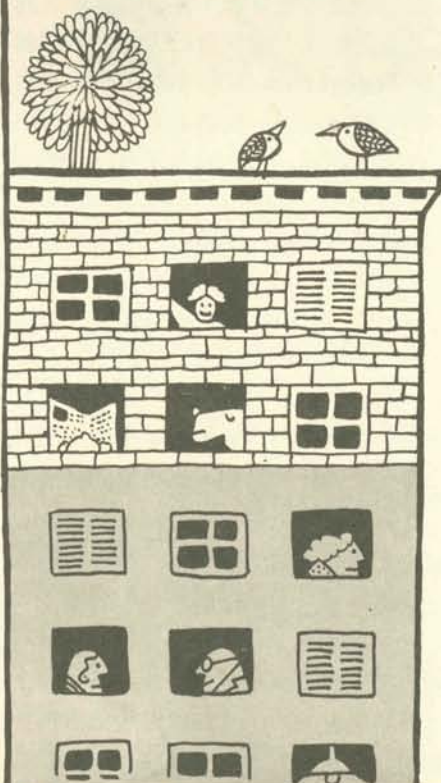
六個月的外科訓練結束後，我被派到 CCU & ICU，接受一個月的特殊教育。我認為這一年當中最有價值的，就是這一個月，因為我學會了心電圖的說明方法以及許多病危病例的急救處置。Dr. Di Gilio 特別讚賞我的工作精神，在考績上又給了我高分。

最後兩個月，我被分發到小兒科實習。雖然我在北醫教的是小兒耳鼻喉科學，可惜我在這裏根本發揮不了我的長才。因為這間醫院的小兒科沒有什麼好的病例，值得學習。反而看到許多 G. P. 不擇手段賺取金錢的方法。只要有一次急性扁桃腺發炎的發作病史，不管病兒年紀多小，就要施行扁桃腺摘除術。嗚呼！佬美將會有 Atonsil 的變種應世了（這只是猜測）。

在這一年中，Depart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為我們 House Staffs 安排了每週一次的 Radiology



、EKG、Pathology以及 Special lectures；每週二、三片有關內外科疾患的，或是介紹新藥與新外科技術的電影（Adult movies，成人電影，非春宮影片，因醫學教育電影只有成人看得懂，小孩看無辜羊的關係，我稱其為Adult movies）。其他還有許許多多排得緊湊的臨床討論會，令人喘不過氣來。在這討論會中，Interns是衆矢之的，每次被“電”



得焦頭爛額。在討論會中，有的爭著發言，發表自己的意見（本人只在討論ENT時，爭得面紅耳赤），以便爭取Visiting Staffs的好感（所謂拍馬屁）。有一次，韓國與巴基斯坦籍的住院醫師熱烈討論得動了肝火，

抓起椅子就要互砸的一刹那，被人拉了開來。（Too Bad!）。這是在台灣醫界看不到的火爆場面（除非在地方議會，偶而可聞及）。

在Radiology lecture時，我們大家圍住X光科主任，他拿起一張張的X光片，放在我們前面，一個個輪流作答。這是什麼方式照的X光片，屬於那一個器官、有什麼異常、那麼最後的診斷結果是什麼等等。在這一年當中，我不知道一共看了幾千張片子。總之，心得良多。

在EKG lecture方面，先是上四個月的課，每週一小時。最後一堂課，算是測驗。用幻燈片給我們看各種不同的EKG findings，問我們有關診斷方面的問題。在醫科讀書時，我根本不知道EKG是怎麼學來，後來又怎麼忘掉的，這一次總算把它搞通了。

至於Pathology lecture，利用幻燈片與specimen，讓我們作答。一個月有一次CPC。

每星期六上午的Special lecture，是邀請附近著名大學的教授，蒞院演講。主題多為各器官的癌症。這一天，大家的發言最熱烈，好像有意要考考台上的講者，是否夠格做教授。當然，人家有備而來，很難使他困窘。人家教授厲害的地方是，口若懸河、有條有理、統計數字背得滾瓜爛熟，毫不含糊。在台灣，上醫學院的課，滿是Slides，黑漆漆中，睡神不久跟踵而來。

在臨床討論會中，我最怕的是Case presentation。這是由Intern

自己去找一個有興趣的病例，並且到圖書館搜集有關資料，當著衆人面前，說明這個病例的來龍去脈。萬一，英文造詣不深，加上事前準備不足，底下的聽衆又又意思要把你整垮，拼命鑽牛角尖發問題（往往我們事先說好，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傷了和氣），必被整得體無完膚。我時常選擇最難的病例，讓大家連發問的機會都沒有，如果聽衆中有亂發問的，我一定反問他不可能知道的問題，難倒他。我的英文，就是在各種討論會中，磨鍊出來的。

當 Intern 最苦的，非值班莫屬。每三天一次值班，一個月整整十次，其中包括兩個星期天，一個星期六。值班的第二天，照常上班，不管你值班當天，有沒有睡過覺。值班室內擠着三個 Interns，每一個 Intern 負責兩棟病房，總共 100 多個病人的安危。我們之間流行着一句話 “On duty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the bed” 如果 Telephone Operator 搖醒你時，你一定在第二天會收到 Boss 的邀請書，刮鬍子。病人在清晨兩三點鐘吵着睡不着覺，於是護士把我們從夢中叫醒，要一個 Sleeping pill，有時我們脾氣一發作，就會對護士吼叫 “You better go and Sleep with him”！當然，第二天又會收到 Boss 的紙條。

外籍 Intern 中，菲律賓與韓國籍者最會說夢。本來值班時就沒有多少時間好睡，偏偏又碰到他們三更半夜發出鬼叫，使我從夢中驚醒，我



又得把他們搖醒，問個到底。有的說是被強盜打了一槍，有的說女朋友離他而去等等，真令人煩。我在值班時，以 Secondary telephone operator 著名，這是因為電話鈴聲叫不醒別的 Intern 時，我每次起床把他們搖醒去接電話，好人實在不該做，Particularly during on duty。有時候值班時，會發生大魚吃小魚的情形，當然，亦有小魚吃大魚的例外情況。當值班護士看病人病危，需要住院醫師來處置時，住院醫師先叫 Intern 去看個究竟，然後回話給他們，趁這機會，他們可以多睡一點，這是所謂的大魚吃小魚。有時候，Intern 看完了病人以後，在 Order Sheet 上寫上 Ask the resident to see the patient，反咬一口，然後儘速跑進被窩裏，睡大覺，此謂之小魚吃大魚。在值班時，說到睡覺，大家都是分秒必爭的。

說到大家會禮讓的工作，大概只有 PAP Smear 了。自從 PAP

Smear 變成 Routine 之後，就不太受 Intern 們的歡迎。除非你手上有一張王牌，比方說 G I P I 的 young lady，要做 PAP Smear，大家會搶着為你做。真可嘆世風之日下（我是 ENT man，所以一向潔身自好，不信你們可以去信 St. Elizabeth's Hospital（問問看）。

一年過得真快，醫院當局已經在為我們準備 Farewell party。可惜當天我應邀赴西北大學演講針灸，未能參加。同事們第二天告訴我，Dr. Bhorade 特別在 200 多位來賓前，為我吹了一陣子。他說 Professor Chang 應西北大學之邀，去演講針灸，因此未能參與盛會，為我們的大會減光不少，甚以為憾。我終於呼了一口氣，一年來的辛苦並沒有白費，我的 Boss 重新叫我 Professor 了。

在今年聖誕節，我接到了來自 St. Elizabeth's Hospital 的航空掛號信，打開一看，竟是等了半年的最佳實習醫師證書。正在苦無題目以“應付”綠杏的時候，竟從天上降下了靈感，使我立即下筆完成了這一篇回憶錄。本來內容不止這些，但是我考慮到篇幅問題，因此儘量縮減了。

我今天寫這一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提醒各位未畢業與已畢業的北醫同學們，從立志行醫的那一刻開始，就要養成守時、勤學、苦幹，同時還要培育出悲天憫人的同情心理，千萬勿以賺錢不擇手段的劣根性，挖取病人。但願我這“老仙”的話，能引起大家的共鳴。